

下班回到家,儿子扯着嗓子喊我:“熊二,你回来了?”我郑重表示:“我是熊大!你才是熊二!”虽然都是憨憨的熊,但熊大比熊二机灵,我和他争着做熊大,但我最后还是把“熊大”让给了他,我承认他比我行。

你是不是以为这么幼稚的游戏只会发生在幼儿和他的母亲之间?哈哈,那我要告诉你,我儿子是一个要上高三的半大小伙子。而这样的场景,在我们家天天上演,我居然还很享受。

说来有点意思,我和儿子之间,现在不怎么像母子,成了伙伴关系,甚至有时候感觉他是我家长。那些年我朝着他吹胡子瞪眼的情景逐渐成为过去式。如今的我们大多数时候互相理解、彼此调侃,把有限的亲子时光过成了两个“憨批”的搞笑日常。我们各自叫对方绰号——“大傻子”“铁憨憨”“胖子妈妈”……一天一个样,把日子过得像“过家家”。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维护着我们青春期碰上更年期加上高考期的母子关系。这大概也是一种减压方式。

按说,像我这样急性子、暴脾气,还有点自以为是的老母亲,是很容易和青春期的儿子“反目成仇”的。但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亲子关系总体和谐愉悦,大概和我的性格有关。我虽然急火热辣甚至有时候还“暴力”,但我有优点啊,我可爱,我率性,我童心未泯,我“义正辞严”的另一面是“搞笑疯癫”,所以儿子能和我“久处不累”。

当然,除了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我这个当妈的也在成长。随着他的长大,我渐渐清醒:我不是雕塑师,他也不是我的作品。为了和平与独立,我学会了退让,包容了他成长期的“反叛”甚至“挑衅”;我也懂得了示弱,接受他对我“居高临下”的照顾甚至教育。

儿子小时候,我是众人眼里的虎妈,我的“虎”倒也不是说对他有多高多严的要求,而是我性子急耐心差,动辄就要“出手”。

他6岁时,我带他随同事一起去云南旅游,在老街的店里买了东西后,我发现手里的伞不见了,记得是交给他保管的,但他却表示不知道。怕我打他,他转身就逃,气得我大喝一声满条街追他,他满大街乱窜。其实我追他并不是要打他,是要捉他上车,大巴等着我们返程呢!等到了车上,他吓得不敢和我在一起,老实地坐在同事身边。这时我发现伞是我让同事保管的,我记错了。我赶紧向他道歉,他这才“哇”的一声哭开了,哭完之后抹抹眼泪对我说:“妈妈,没关系的,我不生气。”这样的事件并不多,有时缘于我的误判,有时缘于我的冲动,但每一次,他都原谅了我。现在想想,小时候的孩子,真是包容了父母很多无心的过错。

鲫鱼笼子这玩意儿,它是从外地传来的,不过20多年历史。起初,我也不太相信这玩意儿真能捕到鲫鱼。因为捞鱼摸蟹是我家祖传的兴趣爱好,我怀着好奇心买了几只鲫鱼笼子试试。果然能捕到鲫鱼,而且它有很强的杀伤力,不光是能捕到鲫鱼,还有鲢鱼、黑鱼、鳊鱼,偶尔还有青鱼上钩。以前,弄鱼的人少,沟里的鱼多,且个儿又大。于是,我又买了三十只笼子,在鲫鱼扑籽(产卵)高潮期,天黑前投下,第二天清晨去收笼,总能捕到好几斤鱼,同一只笼子里捕到一二斤鱼也是常有的事,很少有空笼。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鲫鱼笼子捕鱼的人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齐上阵。不过,收获有的多,有的少。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为什么收获有很大的差距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门道精不精。这玩意儿,看似简单,其实很有学问。我根据多年来的实践,体悟到一些经验,和捕鱼爱好者一起分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鲫鱼笼子都是手工制作的,用两根横梁连接三个圆环作为骨架,外面套上细尼龙丝网即成。工艺比较简单,但不一定每只笼子都很理想,购买时一定要注意选择。一是观察笼子两头的进口大小。购买时先将笼子撑开成形,用手伸进笼子的进口测试。手感过紧,鱼到了洞口容易退缩,不进笼;如果过松,鱼即使进了笼子,也容易外逃。最好是手感不紧不松,这样,鱼进得去,却出不来。二是检查两个插扣,两根横梁分别插在笼子两头圆环两侧的插口里,一定要插得紧,不能宽松。若宽松,容易脱

他是熊大,我是熊二

□弦 乐



他小学时,我也有那个阶段当妈的通病——说一不二。我常常把他的一点小毛病放大到影响前途的高度,对他苛责,并且希望他按我的要求不折不扣去做。这个现象,现在知道可以用“控制欲”形容,但那时候不懂,也不觉得自己有啥不对,甚至觉得“态度强硬”是王道。有一次,我嫌他字写得难看,撕了他做了很久的作业并让他重写。这下他作出了一个“跨越式”的反抗,他从书

桌前猛地转身,“啊”的一声,把坐在床上的我扑倒,两只手有力地压住我的手腕,我就像一个罪犯似的被他制服得不能动弹,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们僵持着。他的脸俯向我,豆大的热泪“吧嗒吧嗒”掉在我脸上。那个时候,他上五年级。那一刻,我在他悲愤的眼泪中明白: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已经不行了。

他从小是个粗枝大叶的孩子,不挑吃穿,不拘细节,愿意听从我安排。但

鲫鱼笼的那些事

□樊祖元



脱落落。碰到笼子里鱼进得多时,经鱼儿不停撞击,插入的横梁易脱口,这样笼子就会松下来,进口变大,鱼儿很快全部逃掉。

在装配笼子的过程中,为便于操作,每只笼子在其中一根横梁的中段部位,套在骨架上的尼龙丝网都留有15厘米左右长的一个口子未缝合,需要购买者自己缝合。若有疏忽,没有缝合好,鱼即使进了笼也会跑掉。

在其中一根横梁中段和中间一个圆环的交汇处,笼子的内侧系一块五厘米见方、二厘米左右厚的白色泡沫。泡沫要固定,否则,笼子会失去平衡,一头翘起来,一头沉下去,鱼儿进笼的概率不高。泡沫不宜过大,大了太显眼,容易暴露目标;过小了,浮力不足,笼子里的鱼进多了,容易移位或下沉,收笼时就不容易找到笼子。

行兵须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是投笼的关键。也就是要看天、看地。所谓看天,就是要选择晴好天气,天气暖和,风和日丽时投笼。第二天清晨收笼时最好大雾蒙蒙,这种天气最适合鲫鱼扑籽。鲫鱼扑籽一般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结束,在日出前后是高潮时刻。遇到低温、刮风、下雨天,最好不要投笼;即使投笼,收获也甚微。

所谓看地,就是要识鱼源。这要靠平时积累经验。要做有心人,平时留意观察。在鲫鱼扑籽期,看水面青苔有否破碎现象?青苔上是否有肥皂泡似的小水泡?在积满水草的水面上是否有一个个小窟窿?沟脚边的芦青和茭白柴是否有晃动现象?在风平浪静天气里,白水沟的水面上是否有鱼波?在

是有一天,他突然就变了。中考前的一天,我带他去理发,并且和他说好剃短一点,因为后面时间太紧,他同意了。后来理发师在我授意下帮他理了个极短的寸头,两侧几乎剃光。他没有反对,也没有表露出不开心。他理完发,趁我修眉的时候,从我手里把汽车钥匙拿走了,我也没觉得异常,以为他要去车里等我。结果等我来到车前时,发现他板着脸坐在驾驶室里,钥匙插在锁孔里。我惊呆了:他这是要造反啊?我一拉车门,打不开。那时我脑子一片混乱,成了伙伴关系吗?我该怎么办?我拍着车门告诉他千万别乱来。他拔下钥匙扔到座椅上,自己爬到后座哭了起来。

炎炎烈日,众目睽睽,我被儿子关在了车子外面!再看他,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实在是懵了:这唱的哪出戏呀?我哪里得罪他了?我深呼吸一下,冷静地想了想,想明白了。我诚恳地对他说:“对不起,是不是头发理得太短了?是妈妈不对,没问问你的想法,我向你道歉,你先让我进来再说。”他终于开了锁。回去的路上,我平复了情绪,温和地告诉他:“今天这事我们各自得到了教训。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擅自让理发师按我的意愿为你理发,因此被你关在车外,又担心又丢脸。你因为没有主动和理发师沟通,没有合理表达你的诉求,所以理了一个你认为很丑的发型,我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后果。还好,这样的后果不严重。但假如你今天真的发动了车子,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听了虽然没有说话,但我感觉他听到心里去了。

理发事件后,我也和他爸爸沟通了一下:儿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愿意样样听从我们的小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听他的!也许有些事情是他不对,听我们的也许更好,但他总归要做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得失平衡。

如今,我和儿子之间还是会有争吵和互看不顺眼的时候,我接受他对我的横眉冷对,他也接受我对他的百般指责,我们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也可以适时达成彼此的谅解,或者以游戏的方式淡化矛盾。我们在这样的模式中互相找到调整的方向。

除此之外,我也正在他一天天地长大中变得“蠢笨”起来,并且因此幸福地享受着他的照顾。每次在电梯里,不管停在哪一层,只要门一开,我就跟着别人往外冲。他总是一把拉住我,笑话说:“你这个傻子,像宝宝似的,门一开就撒着小腿丫往外走,这么笨,长大了怎么办哟?”而我呢,甜蜜地享受着他的监管,仿佛预见了我的老年时光。

正常情况下,沟里的水质是否浑厚?在阳光的照射下,沟河清澈见底,就意味着没有鱼;即使有鱼,也很少。

鲫鱼扑籽时,雌的扑籽,雄的紧追,雌雄体外受精。雌鲫扑籽时需要附着物,如:水花生、水草、青苔、芦苇、茭白柴……所以要选择有附着物的地方投笼。注意,水草或水花生过密的地方会因为堵塞而断了鱼路,不要投笼。最好附着物稀稀疏疏,鱼儿既有路可走,又有附着物。笼子投入水中后,要在笼子的表面稀稀朗朗罩一层水草,方便鱼儿扑籽。如遇白水沟,没有水草,可从其他地方移一点过来,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投笼的穴位要经常更换,方向也有讲究,应该是和沟的方向保持一致,且靠沟脚边最好。一般鱼鱼的游动方向是和沟的走向保持一致的居多,这样能提高鱼进笼的概率。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笼子的维修和保养也很重要。据我观察,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一次性投笼,也就是投笼——取鱼——再投笼,让笼子终身定居水中,只使用,不保养。这种方法不可取。应该取鱼后收上岸,放在阳光下暴晒,让笼子充满阳光的气息。笼子和泡沫晒干后再投,可增加浮力。发现损坏应立即修理。过了这个季节,将笼子洗净,晒干,整理好,收起来,妥善保存,留作来年再用。这样,延长寿命,节省成本。

鲫鱼笼有恩于我们家。有了它,我家伙食得以改善。有时,捕到的鱼多,还拿到集市上去卖,以补贴家用。

如今,回味鲫鱼笼的那些事,仍津津有味。

重返夫君故乡海门

□方 颖

2022年7月17日,我携女儿离京赴夫君曹锦春出生地南通市海门区正余镇省亲,有幸与他曾经工作过的王浩中学校长和同事,以及他教过的学生一聚,了解了曹锦春更多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40多年前的往事,老师和学生对曹锦春当年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更有他们对他英年早逝的扼腕痛惜和深深怀念。

聚会时,我坐在谭柏虎校长旁,感受到了谭校长的风度与气度(与北京人艺蓝天野面相相似)。谭校长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校长,给我讲了很多我先生的故事。我也向谭校长回忆了曹锦春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工作,最后在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主任任上不幸去世的经历。

我先生高中毕业后回乡,无论是务农时田连阡陌,还是工厂务工时的车间宿舍,他都会把当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所见、所闻、所历写下来,投稿到广播站播放,日积月累就小有名气,后来被推荐到海门师范上学。张炳华老师、姜玉萍老师、单淑英老师都是我先生在海门师范的同学,又被一起分配到王浩中学教书。

1977年,锦春到王浩中学报到,很直接向谭校长提出想继续学习深造的要求,谭校长不但没有表示不满,反而很支持,说:“好啊!”谭校长说:他是唯一提出要求的青年教师,有追求、有上进心。女儿在旁边问道:“您不怕我爸爸不好好教课吗?”谭校长非常肯定地回答:“不会,你爸爸越是有要求,越是会好好教课的。”于是谭校长在课程安排上对他格外照顾,一天给我先生安排两节语文课。由于新入校的老师必须担任班主任,谭校长为了给他更多的学习时间,特意安排了副班主任(物理老师,龚老师)。听其他老师说,谭校长夫妇俩很喜欢我先生,对于有追求的年轻人更是爱护有加。谭校长在对学校教师和学生,以及自己儿子的教育上,告诫他们:“天分加勤奋”,并以曹锦春为例,让大家以他的刻苦和勤奋为榜样。

张炳华老师是锦春在王浩中学的同事,他给我讲了锦春考大学时,同他一起学数学,还帮他背地理,锦春背对着贴在墙上的地图,张老师站在对面,说一个地名在哪里,说对了,张老师点点头。张老师和我先生是当时分配到海门中学的两位单身帅哥。

学生李仲标话语不多,这次聚会才知道他在班里担任过生活委员,难怪他考虑问题全面、办事细致周到。仲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机会就把教过他们的老师和同学聚在一起,这次聚会也是他组织安排的。记得2009年清明,他专程与同学陈浩来到八宝山,和我一同祭奠我先生,还问我要了一张先生的照片,在他们学校毕业三十年聚会上追思。2016年7月25日,曹锦春的祭日这天,仲标在海门日报发表了《我的班主任曹锦春》一文,里面有很多我先生成长和励志的故事。听先生弟弟曹锦强说,先生的母亲去年年底过世前,仲标每年春节都要带上很多年货去看望老人。这种师生情谊真是难能可贵!

学生成剑锋回忆,因他父亲也是王浩中学的老师,与我先生的宿舍毗邻,去找父亲时必须经过我先生的宿舍,所以对曹老师再熟悉不过了。每天都看到我先生宿舍的灯最晚熄灭,后来我先生考上南京大学后的高考复习资料都留给了他。

学生张小林王浩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努力考取了苏州大学法律系。当年能被法大学本科录取很不容易,也可以看出王浩中学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不一般。他感恩先生对他学习、生活的关心,回忆起与陈浩一起帮先生去老家办事骑车摔跤趣事,至今历历在目。

班长王映秋说,曹老师的黑板板书非常漂亮,刚劲有力,并一直要求学生要记日记,把每天的事情写下来。

学生冯新是皮肤科医生,长期担任皮肤病防治所所长,也曾任海门疾控中心主任。说起实验室资质认定和医学领域专业知识,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锦春和学生俞仁礼同年备考,师生间同时钻研数学难题,同时考上大学。毕业后,俞仁礼长期奋斗在教育战线,担任海门名校实验中学的校长,也印证一句话“名师出高徒”。

30多年前我和先生结婚来过这里,给我的印象也是难忘啊,那时我们头天从上海坐一晚上船到青龙港,然后换乘大巴,一路上看到农村开放式厕所,很不习惯。不知到哪里换乘的类似三轮车,座位低到与地面平行,在土路上行驶,弄得灰头土脸,到了村口,还要坐个二等自行车才到家门口。先生的老家房子低矮,房屋里面都是土坯,好在我插队过,还可以适应。我被这里的蚊子咬得腿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回去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我婆婆喜欢用河里的水洗菜,淘米,洗衣服。房子右面有一口井,我还在那里打过水,洗菜,洗衣服。房前屋后种的毛豆和芋头,纯粹有机肥培育出来的,确实好吃。我还随着婆婆去地里收毛豆,婆婆担着毛豆,随着步伐哼着号子,然后在家里加工,毛豆秸当柴火。

海门之行,恰逢曹锦春离开我们整整23年。可能是看我工作和生活很辛苦吧,经常有人(包括女儿)劝我再找个入重组家庭,但是在我心里已经放不下任何人了。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药品检验所,一直工作到退休,经历了检验员、副主任、主任、副所长,主任药师职称,曾发表论文30余篇,2011年退休后仍活跃在相关实验室工作中。

女儿很争气,北京市师大附中(市重点)毕业后,考上北京科技大学,主修测控技术与仪器。于英国互认学科邓迪大学读大四完成本科学业,研究生在邓迪大学主修生物医疗工程。回国后考入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工作四年,现就职于西门子医疗。

此次海门之行,我感觉老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一路上绿油油的庄稼和面积的蔬菜大棚,就是一家一户的楼房,已经看不到土路,都是混凝土道路了。汽车直接开到家门口,老家的房子进行了翻造装修,煤气、洗手间、浴室等,和城里没什么差别,一派新农村的景象。还有大哥、大姐、嫂子等,依稀能够回忆起当年的印象和模样。

知道我和女儿要到海门来,我先生的学生们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七九、八〇届学生们,各尽所能,为我的事情忙前跑后,真是一句感谢的话不足以代表我的心情。当年的老师们都已经老了,而老师教过的学生们个个有出息,立足海门,为海门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仲标的儿子梦涛在接我们从南通到海门的路上,也给我们讲了南通和海门的发展,一路上看到高楼大厦接踵而起,纺织业和建筑业闻名全国。上海第三机场就选址在海门北。海门港、通州湾、海太过江隧道都展开腾飞之势。

久居京城,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正不断地引领全国人民走向更加繁荣、更加富强,伟大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